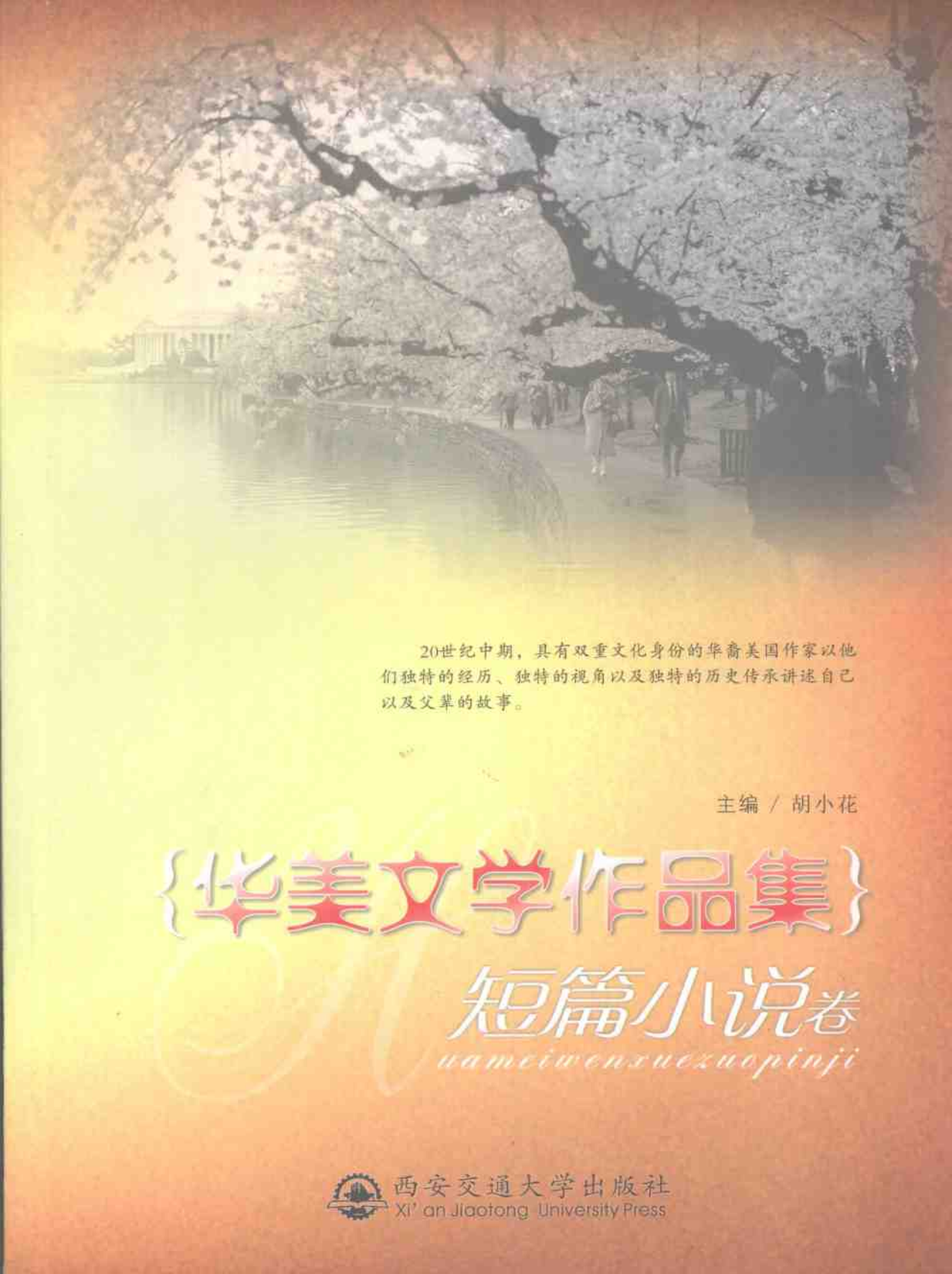




20世纪中期，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华裔美国作家以他们独特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以及独特的历史传承讲述自己以及父辈的故事。

主编 / 胡小花

{华美文学作品集}

短篇小说卷

wameiwenxuezuopinji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华美文学作品集}

短篇小说卷

主 编 胡小花

编委会 杨达复 周发祥 高广文 胡小花
南健肿 薛小惠 张怀斌

译 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少杰 刘晓梅 刘 萍 汤 玲
余 琴 吴 雷 张小号 李 靓
芮洁媛 胡小花 赵晶辉 徐其萍
郭淑青 梁 颖 谢元元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美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卷/胡小花主编.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 - 7 - 5605 - 2279 - 1

I. ①华… II. 胡…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美国 - 现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1453 号

- 书 名 华美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卷
主 编 胡小花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邮编:710049)
电 话 (029)82668315 82669096(总编办)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部)
印 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
字 数 210 千字
开 本 72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37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05 - 2279 - 1/1·9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Novella

总序

Prologue

自 19 世纪末起,华裔移民便开始以不同的文学形式讲述自己的美国经历,但他(她)们的声音很弱。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文坛陆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华裔作家,他(她)们以自己独有的文化视角和审美情趣,创作出了不少引起美国国内和国外,尤其是中国读者以及批评家的关注。由于这些作家的特殊文化身份和有别于所谓的主流美国作家的关注点,他们的作品被统称为“华美文学”。华美文学作家或出生在美国,或随父母移居美国,他们一方面受父辈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又不得不受美国主流文化的“胁迫”,往往同时既享受中美文化精华相结合产生的超越感,而更多的是挣扎于双重身份下双重“他者”的困境之中。华裔作家以自己在两种文化碰撞、交流中的亲身体会的经历、耳濡目染的故事传闻,经过艺术加工,升华为文学作品。随着美籍华裔作家人数和作品的数量和艺术技巧的不断提高,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文学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分支,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即人学。华美文学作家对美国文化氛围里的华裔文化身份以及困境的关注,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展示艰辛和无奈,而是要给陷入困境的华裔昭示某种可能。我们阅读、研究这些发自生活在两种文化冲突漩涡里的敏感者的作品,可以让我们更真切、更深刻地理解中美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意义。在华美文学作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审视,它们或赞许,或批判,或诠释,或反思,或质疑,或为之骄傲,或为之叹息,而对我们中国国内读者来说,阅读和研究这一类作品,就是用它们反观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是反观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一个人如果丢失了自己传统文化,他也就失去了安全感;但一个把传统文化当抵御一切外来影响的作坚不可摧的盾牌的人也终将被文化多元化的浪潮所淹没。

这套《华美文学作品集》是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华美文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分《诗歌卷》,《戏剧卷》,《短篇小说卷》,《散文卷》,共4卷。翻译出版系列华美文学集,目的是给有志进行华美文学作品阅读和研究人士提供较丰富的文本。近年来国内研究华美文学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但阅读作品总是研究的基础,研究论文毕竟是研究者的一家言,让更多的读者直接阅读作品,更能激发广泛、深入的研究。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参与到这种跨文化研究中来,这是我们翻译出版这套作品集的初衷。

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周发祥老师对我院华美文学研究项目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从立项、选材到翻译,我们都得到了周老师的指导。西安外国语大学的领导以及科研处的同志也一直关心并支持该项目。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这套《华美文学作品集》能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帮助将是项目组成员的最大愿望。翻译毕竟涉及两种语言体系,无法做到丝毫不差的准确,而翻译者的个人因素对译文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对于译文不妥的地方,恳请读者、同仁、专家指正,以利我们修正。

《华美文学作品集》编委会

2007年6月

Novella

前

言

Preface

自水仙花于 1896 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赌徒》以来,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华裔美国作家便以他们独特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以及独特的历史传承讲述自己以及父辈的故事,他们的声音由弱变强,到 20 世纪中期,已经在美国文坛形成了一个具有重大影响且不容忽视的创作群落。他们以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不同的文学形式或婉转、或直白、或平静、或激昂地讲述华人在美国的移民经历。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华美短篇小说,也记录了华裔移民的迁移史、创业史、繁衍史及其心路历程的变迁史,是华裔美国人的呻吟、呐喊、呼吁和自我展示。

《华美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卷)》在选材过程中,考虑到了作品的时间跨度、主题的覆盖面、作家及作品的影响等因素。所选作品从发表于 20 世纪初的《帕特和帕恩》和《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到 20 世纪末的《月亮》和《现实世界》等,代表了华美文学发展史上的不同阶段。所选作品的主题包括华裔移民的生存状态(如唐人街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和移民的孤独、焦虑、困惑、乡思等)、中美文化

的冲突与融合(如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老一辈移民与其美国子女之间的矛盾与和解等)以及处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移民所感受到的双重疏离感与归属感。

在所收入的作家中,有被誉为“当代欧亚裔作家的精神前辈”的水仙花,有著名的诗人、作家、画家张粲芳,有极力追求华美文化真实性、反对将亚洲人形象概念化的重要作家赵健秀,有华美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人物黄玉雪、汤婷婷、陈耀光、徐忠雄、梁志英、雷祖威等,有近年来活跃于美国文坛的代表性女作家伍慧明、任碧莲、陈美玲、乔斯林·刘、切瑞琳·李等。

在所收入作品中,黄玉雪的《一种自由》和汤婷婷的《无名女人》分别选自她们的长篇小说《华女阿五》和《女勇士》。收入这两个作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它们故事完整,虽然不是短篇小说,但却能够独立成章,且经常被作品集单独收录。二是因为作家和作品有代表性。具有传奇色彩的黄玉雪,被誉为“华裔美国文学之母”,而汤婷婷的《女勇士》则被认为是华美文学乃至美国文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华美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卷)》在编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周发祥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高广文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院长杨达复教授的关心与支持,在后期校对过程中,得到了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郭淑青、张媛、梁颖老师的协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7年6月



Novella

目

Contents

录

水仙花	
帕特和帕恩	
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	/9
黄玉雪	
一种自由	/22
张繁荣	
走向自由	/33
赵健秀	
唐人街功夫小子	/49
铁路标准时间	/57
汤婷婷	
无名女人	/65
陈耀光	
海法的中国人	/78
夏姨婆弥留之际	/92
徐忠雄	
年轮	/99
梁志英	
给曼托斯的便条	/105

Novella

林洪业	
涂鸦	/112
雷祖威	
爱的痛苦	/119
生日	/134
伍慧明	
一件红毛衣	/146
任碧莲	
水龙头幻影	/157
变	/165
陈美玲	
月亮	/183
乔斯林·刘	
现实世界	/187
切瑞琳·李	
安全	/199

目
录



Novella

作者简介

Author Introduction

水仙花 (Sui Sin Far) (1865—1914), 原名伊迪丝·牟德·伊顿 (Edith Maude Eaton), 是在北美出版小说的第一个华裔作家。伊顿于 1865 年出生在英格兰的麦克莱斯菲尔德。父亲是英国人, 母亲是中国人。伊顿在英格兰生活到七岁, 后随全家搬到纽约。

伊顿十八岁时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伊顿公开以华裔的身份写作, 并向读者介绍她作为欧亚裔人从东西方文化中继承的文化传统。美国华裔妇女一直是伊顿的中心题材, 她竭力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模式化的看法。1909 年, 伊顿移居波士顿, 将其小说整理成小说集, 取名《春香夫人》, 于 1912 年在芝加哥出版。《春香夫人》迸发出激进反抗的声音, 在这部优美、细腻的短篇小说集中, 除了偶尔的欢欣, 大多是悲剧、抗争与控诉。

伊顿被誉为“当代欧亚裔作家的精神前辈”和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鼻祖。在最近的几十年

间受到广泛的关注。林敏英说：“如果我们把伊迪丝·车德·伊顿放在她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19世纪末厌恶中国人的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里，伊顿完全可以以白人的身份出入于其间，而她却选择了大力支持华人和劳动阶级妇女，并且公开地在刊物上以华裔的身份出现，这需要极大的决心与勇气。”

伊顿较为客观地塑造了美国华裔形象，她非常了解唐人街及其居民的日常生活，她创作的中国移民的故事，语气亲切、叙述性强，向读者描绘出一幅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华裔社会的画面。美国华裔的身份、华裔社会的自我保护、欧亚裔人所遭受的精神折磨以及不同种族的通婚及其后果等问题，在伊顿的作品中都有反映。

伊顿作品中丰富多样的主题超越了种族、性别和阶级，几乎涉及了文学评论界近几十年来所关注的所有重大主题。伊顿的女权主义立场、社会责任感、为中国移民劳工说话时所表现出的良知与正直和她对美国华裔所经历的文化冲突而进行的研究，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帕特和帕恩

水仙花 著

余 琴 译

他们躺在庙门口，拥抱着，香甜地睡着。她的小脸藏在他胸前，他白色的下巴放在她黑色的、戴着玫瑰花结的头上。就是这白色的下巴使得路过的传教妇女停下来又看了看他们两个。是的，是一个白人男孩和一个中国小女孩，他大约五岁，她不超过三岁。

“那个男孩子是谁的孩子？”教会妇女问到处叫卖中国水果和甜食的小贩。
“那个男孩子呀！哦，他是鲁门·约克的儿子，鲁门·约克做中国金戒指和手镯。”

“但他是白人”。

“对，他是白人，但都一样，是中国男孩。他母亲没有一个白人朋友，鲁门·约克的妻子给她饭吃，给她水喝，所以当她去天堂的时候，她把儿子送给了鲁门约克的妻子。女士，要不要买点荔枝？”

当安娜·哈利森从她的钱包里找出一角银币时，那个黑头发戴蝴蝶结的脑袋慢慢转过来，一只小手开始在她的小脸上揉搓。

“咳，小妞，睡得美不美？”

“挺好！挺好！”

一双黑色的眼睛严肃又有些高傲地注视着这个陌生人。

“她告诉你睡得很好！”老人咯咯笑道。

“噢，你这个古怪的小东西！”

这个古怪的小东西听到她被这样称呼，转过身去面对还在熟睡的小男孩，把胳膊伸到他的脖子上，又把脸埋在他下巴底下。这下把他给弄醒了。他坐起来疑惑地瞪着这个传教女士。

“这个男孩叫什么名字？”她问，同时注意到了他灰色的眼睛和红润的肌肤。

尽管听见了男孩子的回答，但这个美国妇女却一点也听不懂。

“他只说中国话，”老人说。

安娜·哈里森很诧异，一个在美国的白人男孩只说中国话！她把一袋荔枝放在他身边，有趣的是小女孩马上倾过身去把它拿走了。男孩子并没有要把袋子从她手里夺走的意思。小东西打开袋子，好奇地朝里边张望。她所看到的東西使她高兴地唧唧叫了，她很快拿出一颗红褐色的果实，剥掉柔软的外壳。但让这个传教女士感到惊讶的是，她并没有自己吃，而是把甜蜜的干果肉送到她伙伴的口中。她重复了这个动作好几次，然后，把她的小脑袋偏向一旁问道：“好不好，好吃还是不好吃？”

“好！好！”男孩子回答道，从嘴巴里掏出几粒核，并摇头示意他够了。这时，小女孩才自己开始吃水果。

“帕特！帕恩！帕特！帕恩！”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一个头发光亮、面容和蔼的女人出现在角落里，她穿着深蓝色的荷叶裙和长罩衫，戴着双环的金耳环。听见她的声音，小男孩跳了起来，高兴地笑着，跑到街上去了，小女孩跟在他身后，动作要慢一些、稳重一些。

“他妈妈！”卖荔枝的人说。

二

几个月以后，当安娜·哈里森在唐人街为白人孩子和中国孩子开办学校的时候，她决定应该让帕特——中国珠宝商鲁门·约克的养子，学习他的母语，因为一个白人男孩作为中国人长大是不可思议的。她第二次见他是在一个中国节日里。他和许多中国孩子一起在街边点一排中国红烛和鞭炮，他显得非常高兴。帕特的蜡烛要比其他人的亮一些，火焰也更高一些，他双腿交叉，上下跳动，就象一个印度皮球。帕恩则站在她父亲的店门口，用幼稚的汉语祝贺他。

哈里森小姐和他说话时将一只手放在这个男孩的肩上，对她来说学会几个中

国短语并不是很难。她问他是否愿意到她的学校去看一些漂亮的图片，帕特摇着长着红色卷发的头看着帕恩。“帕恩也会来吗？”“对，帕恩也会来。”“帕恩的记忆力很好，而且荔枝和可可糖也很好吃。”

当然，帕恩实在年龄太小，不能去上学——她还只不过是个体童，但如果帕恩不来帕特就不来的话，帕恩当然也得来。当问及鲁门·约克和他的妻子时，他们都很乐意让帕特学英语。养父自己只能说一点英语；他只是在做生意或者在和美国人说话时才说，所以帕特没学到什么。但是，他非常急切地想让帕特学会他祖辈的语言，并答应说在家里他会鼓励小家伙们一起练习“美国话”。

这样，帕特和帕恩就去了教会学校，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第一次尝到了被分开的痛苦，因为帕特必须和男孩子们坐在一块，小帕恩坐在哈里森小姐旁边的一把红色小椅子上，旁边放着许多婴儿的玩具。帕恩没有被要求学习，她只要玩就可以了。

但是帕恩确实学了一些东西。一年后，尽管帕恩说话更幼稚，没那么连贯，但她的英语词汇比帕特要多。而且，她能高声唱赞美歌和背诵散文；帕特尽管也够努力，可怜的小家伙却一个句子也记不住，很自然，帕特不像帕恩一样爱上学，他在学校里留了下来只是因为哈里森小姐的一再坚持。

帕恩五岁，帕特七岁了，一天，小女孩第一次一个人到学校里来了。

“帕特呢？”老师问道。

“帕特今天病了。”帕恩回答说。

“病了？”哈里森小姐说：“哦，那太糟糕了，可怜的帕特！他怎么了？”

“他被一只大狗咬了”。

那天下午，老师去看望被狗咬伤的帕特，却在路上看见他在一条巷子里忙着同时旋转五个陀螺。几个美国男孩子站在旁边，非常羡慕帕特的这门中国技艺。

第二天，哈里森小姐用她放在讲桌里的藤条抽了帕特五下，她只在特别的时候使用藤条。拍的这几下使帕特感到刺痛，但他却是笑着承受的。

然后，哈里森小姐转向五岁的帕恩——她是含着眼泪看着刚才的鞭笞。

“帕恩，”老师说，“你和帕特一样淘气，你也应该被惩罚。”

“可我没有逃学。”帕恩抗议道。

“对，”老师严厉地说，“你没有逃学，可你告诉我说帕特被狗咬了，这不是真的。小女孩不应该撒谎。老师并不想抽帕恩的手，可她必须得这样做，这样，

帕恩就会记住她不应该撒谎了。到这儿来！”

帕恩用袖子遮着脸，啜泣着站了起来。

老师倾过身去把帕恩举着的胳膊放下来，把一只小手放到她手上，抽了一下。正当她要抽第二次的时候，帕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把帕恩推到一边，在老师面前晃动着他的小拳头，用嘶哑的充满激情的声音冲老师嚷道：

“你又伤害了我的帕恩！你又伤害了我的帕恩！”

但是，他们两个并不总是好朋友。让帕特恼火的是，当老师发现他背不出诗的时候，她就会转向帕恩说：“好吧，帕恩，让我们听你背。”

于是，帕恩——这个学校里最小的孩子，并且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得多，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紧握手指，一字一句地背诵起大家想听的诗歌。

“我恨你，帕恩！”有一次帕特在这个时候嘟囔说。

所幸的是帕恩没有听见，她正平静地唱着：

“耶稣爱我，我心有知

圣经告知我如此。”

尽管唱颂歌背诵诗歌时她是个小天使，作为一个中国小女孩，帕恩却非常淘气。事实上，帕特兴致勃勃搞的恶作剧大部分都是她想出来的。但是，当帕特遇到麻烦时，帕恩尽管很同情他，却总会教训他一番。“太糟了！太糟了！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一样规矩呢？”一天，当帕特在受惩罚时她这样责备他。

帕特愤怒地看着她。“怎么，”他说，“坏人怎么能变好呢？”

三

白人女人把她的孩子交到了鲁门·约克的妻子手中，这个中国珠宝商和他的妻子待这个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给了他和比他小两岁的小女儿一样的爱和关怀。如果约克夫人有偏爱的话，那也是对帕特的偏爱。他先被她抱在怀里，先用他婴儿的笑脸愉悦了她的心，先叫她阿妈，先懂得了爱她。在他八岁生日的时候，她对丈夫说：“白人女人的儿子始终是白人女人的儿子，他和我们住在一块儿招来了许多谣言。我的心沉甸甸的就像阴云密布的天空”。

“别着急，老婆，”这个性格随和的人回答说，“麻烦来之前我们担心有什么用呢？”

当麻烦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却平静而勇敢地面对。面对家境富裕，面对要用一个美国男孩应被抚养的方式来抚养这个男孩的美国夫妇，他们同意把帕特送给这对夫妇。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却觉得不公平，很气愤。如果不是他们同情那个不幸的白人女孩，不是他们关怀和疼爱她无助的后代，是不会有白人男孩活下来让别人抚养的。

那么帕特和帕恩呢？“我不会离开我的帕恩的！我不会离开我的帕恩的！”帕特嚷道。

“但你必须离开她！”鲁门·约克悲哀地催促他说，“你是白人，帕恩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帕特哭喊道。

“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帕恩请求道，带着哭腔，眼圈红红的。

但是帕特还是被带走了。

帕特腋下夹着课本往山下走去，愉快地吹着口哨。他朝山下的小街望了望突然打住了。

“喂！”他高呼道，“那不是帕恩吗？帕恩！帕恩！”他喊道。

帕恩转过身，随后是快乐的尖声呼叫，帕恩紧抱着帕特，喊道：“亲帕特！好帕特！”

然后她推开他，把他从上打量到下。

“好漂亮的外套！好漂亮的靴子！多少钱？”她问。

帕特有点幽默地笑了，“我不知道，”他说，“妈妈给我买的。”

“妈妈？”帕恩回应道，她皱了一下眉。

“你长大了，帕特。”她接着说。

“你变小了，帕恩。”帕特反驳说。他们已经一年没见面了，帕恩比他学校那些女同学个子要小多了。

“你喜欢你的大学校吗？”帕恩问道，注意到了那些书。

“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帕恩，我学会了许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帕恩以一种热切的眼光望着他，最后她说：“哦，帕特，阿托，它死了。”

“阿托？谁是阿托？”

“那只猫，帕特，那只大灰猫！帕特，你忘了？”

帕特越过帕恩的头一直向远方看去。

“唐人街现在很好了，”帕恩肯定地说，“汉姆洛克店里有了两架铜织布机，阿妈种了许多花！”

“我想去看一看铜织布机。”帕特说。

“还有爸爸的新玻璃橱窗呢？”

“对。”

“还有阿妈的花？”

“对。”

“那么来吧，帕特。”

“我不能，帕恩！”

“哦。”

又一次帕特放学回家了。这一次是和几个男孩子一块儿。突然他耳边响起了快乐的童稚的声音，那是帕恩的声音。

“啊，帕特！”她高兴地喊道，“我找到你了！我找到你了！”

“听！是个中国孩子。”一个男孩子笑道。

然后帕特转向帕恩，“走开点，”他喊道，“走开点。”

帕恩确实走开了——以她最快的速度走开了，当她到达小山脚下时，她抬头悲哀地摇了摇头。她的小脑袋。“可怜的帕特！”她说，“他再也不是中国人了！他再也不是中国人了！”